1

穿越散步路徑的身體

龍瑛宗與北埔——眾生、時代與歷史痕跡

新竹縣北埔鄉‧1 公里‧約 1 小時‧4 站

龍瑛宗文學館

目錄

本路線搭配龍瑛宗〈午前的懸崖〉、〈黃家〉兩篇作品。秀巒山作為北埔的地景，每個時代爬過它的身體留下歷史痕跡，小說的眾生在其上散步、思索、對話，也成為我們的走讀路徑。

1	**龍瑛宗文學館**	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8號
2	**龍瑛宗故居**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17號
3	**北埔慈天宮**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1號
4	**北埔秀巒亭**	新竹縣北埔鄉秀巒公園
+	**金廣福公館**	新竹縣北埔鄉中正路
+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	新竹縣北埔鄉公園街15號

交通方式

本路線設計為長約1公里的步行範圍，無需交通工具。從龍瑛宗文學館出發，依①→②→③→④順序推進，最後在秀巒公園結束。延伸景點⑤金廣福公館、⑥鄧南光影像紀念館皆步行可達。

對外交通：搭乘高鐵至「新竹站」，再轉乘公車「台灣好行－獅山線」至「北埔老街站」。自行開車可於北埔老街周邊公有停車場停車。

地圖請見網站版，或在 Google 地圖開啟整條路線。 www.google.com/maps/dir/?api=1&origin=24.700180%2C121.054490&destination=24.699870%2C121.060020&travelmode=walking&waypoints=24.699660%2C121.057520%7C24.699760%2C121.058380

點 第 1 站•共 4 站

1

龍瑛宗文學館

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8號

龍瑛宗文學館是由北埔公學校日式宿舍改建而成，北埔公學校成立於1898年（最初為新竹國語傳習講習北埔分教場），而公學校宿舍於1916年後開始建造，宿舍內部空間並不寬廣，分為兩戶使用。

龍瑛宗文學館是日治歷史建物與文學家龍瑛宗生命史相互激盪共鳴的建築空間，由客委會、新竹縣政府文化局、龍瑛宗家屬共同籌建，經歷十數年，從山坡上的龍瑛宗墓園、北埔街上舊居，最後選定北埔國小職員舊日式宿舍，在使用單位北埔國小的同意下，以古蹟修復的名義修建完成。

點 第 2 站・共 4 站

2

龍瑛宗故居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17號

「劉協源」商號的舊址，也是龍瑛宗的成長之地。他的父親劉源興在此經營雜貨店，兼賣鴉片、替人算命，偶爾趁山裡來的原住民微醺時偷斤兩——龍瑛宗在〈黃家〉中記下了這段充滿矛盾氣息的童年記憶。建築已數度轉手、現況不復舊觀，但地址仍在。

點 第 3 站•共 4 站

3

北埔慈天宮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1號

北埔慈天宮是新竹縣定古蹟，也是大隘地區的信仰中心，供奉全臺少數的男相觀世音菩薩，由姜秀鑾的家族在300年前從中國渡海迎來臺灣做北埔的守護神，所以剛開始稱為觀音廟，1846年改建變成木造建築，也將廟改名為慈天宮。1848年後，又陸續迎北港朝天宮粉面媽祖、苗栗通霄的白沙屯媽祖，以及後龍山邊的媽祖。在時代的變動中，慈天宮裡的神明先是看著子民在祂們面前學習統治者的語言，戰爭期間被幽閉起來，又在戰後的時局恢復原本的地位，而在媽祖宮一旁生活的百姓，則始終忙碌於生計。

慈天宮是北埔的信仰中心，除了大殿的觀音菩薩外，亦有祭祀媽祖及三山國王、李嗣鄴（下令開墾北埔的淡水廳同知）、姜秀鑾與軍大王（戰死的隘勇們），不同族群、不同歷史時空的神明英靈都在此接受奉祀，亦為閩客融合的象徵。慈天宮也是北埔重要的公共空間。日本統治初期，慈天宮廣場更曾作為日本人設立的「國語傳習所」教授日文，蓄髮留辮的孩子們曾在廟裡學習日語，正是時代轉換的真實情境。

點 第 4 站•共 4 站

4

北埔秀巒亭

新竹縣北埔鄉秀巒公園

秀巒山的路徑已整頓為秀巒公園，步道設施完善，進入公園可看見由三個紀念碑塔相連並排所構成的建築，中塔略高，塔內有「開拓大隘紀念碑」，左右塔內分別有「烈士姜紹祖先生成仁紀念碑」、「復中興烈士紀念碑」，這是民國66年(1977)時北埔鄉公所建立的，標記北埔地方史上的三件重要事蹟。

另外還有，秀巒亭旁的「開闢百年紀念之碑」(1834~1933)是1835年由淡水廳同知李嗣鄴諭令竹塹城西門總理周邦正(閩籍)與姜秀鑾(粵籍)共同募股，合組「金廣福」墾號，進墾賽夏、道卡斯二族領域的竹塹東南山區。無論是龍瑛宗的早期作品〈午前的懸崖〉或退休後復筆的〈媽祖宮的娘們〉，我們都可以從故事中感受從小鎮走上淺山的這一段路徑，用文學的故事，把散步的身體感化為角色永恆的背景。

作 作品節錄與分析

〈午前的懸崖〉

作品節錄

「郊遊最棒了，好愉快!所有世俗的煩惱都不見了。」

張石濤看著我，想得到我的共鳴。結果我還沒開口，張石濤的妹妹就又說話了。

「還是現在的人比較幸福，以前那有什麼郊遊呢?」

「是啊，就連夫妻都不見得能走在一起呢!」

「我想，就這點來說，你是要比以前的人幸福。這也是時代的造化啊!」

「文明一旦成了形，就會徒具形式，成為一些偽善的行為習慣來折磨我們年輕一輩的人。」

「太深奧了，聽不懂。」

張石濤的妹妹笑著說。

「怎麼會不懂呢?就是說，每一個時代的社會制度都是那一個時代的產物，都有它的時代意義，所以時代變了，社會制度也要跟著改變才行。結果大家都想把舊的東西都塞到新的時代來，這也就是我們之所以會發生悲劇的原因了。」

「這樣說我就懂了。可是，個人是不能改變什麼的，不是嗎?」

「是有無力感。但是不去爭取是不行的。」

「啊!真有勇氣。」

張石濤的妹妹看看那個女孩，忍不住笑了出來。女孩也低頭笑著。

「填飽肚子就不想動了，找個涼快的地方休息一下吧!」

我們聽了張石濤的建議，開始找樹陰。靠南的地方有一片很不錯的樹陰，我們就到那兒去休息。張石濤和我躺下來，望著樹梢縫隙中裡的青空，淡淡的雲彩從天上飄過。

「好像回到小時候一樣。」我有感而發的說。

文本分析

「小說裡的戀愛都是很美的。」

但是，龍瑛宗寫下的並不是關於愛戀的美，而是照見人的生命就像陽光底下的幻影。故事從鎮上一對年輕且純情的男女殉情而死開始，他們溺水的屍身，暴露在鎮民眼前。凝視著這起事件，大學生張石濤和敘事者「我」，兩人同樣若有所思，因而被牽引在一起。他們在鎮上，一面散步，一面思考。而後在偶一為之的碰面中，逐漸感到親密。後來，張石濤和妹妹、他喜歡的對象，我，四人一起去郊遊，而有了這段文字。

「我和張石濤走在前面，女孩們跟在後頭，我們必須越過一條陡峭的小徑。」

張石濤被看重賺錢本事的父親指派唸了醫科，又擅自為他與生意人之女訂了親。然而，張石濤不能接受婚姻當作雙方家長買賣的工具。而且他，「已經有喜歡的人了」。那麼，儘管只是一次郊遊，卻是過往的青年男女沒有機會進行的一場約會。

龍瑛宗在這個故事裡，讓我們看見他透過小說人物，思考時代與社會制度的變更，他們在路徑摘下的那朵百合花，象徵著每個時代，都會發現屬於自己的美。例如，自由戀愛，卻也未必在精神上就一定是美善、快樂的，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需要被更新的社會制度、人們也因此投身在其中做出抵抗的姿態。那趟出遊的美麗回憶，就是在午前的某一刻，閃現了一道世俗的懸崖。以及，用小說寫下他們站在崖邊眺望的姿態。

〈黃家〉

作品節錄

村子後面的森林裡，若麗和若彰時常會爬上去玩。

……村子郊外彎彎曲曲的白色村道，被樹木包圍的學校紅殼色的校舍牆壁，也可以從樹木隙間看到。……

「……哥哥為什麼還要跟村子裡的無賴一起喝酒，弄壞身體，讓媽媽那麼苦惱?這不是很不好嗎?村子裡的人背地裡都說哥哥很不孝。」

若麗忽然寂寞地苦笑著說，「……村裡人所說的無賴，其實他們才是可愛的人。因為他們不會隱瞞自己的感情或行為嘛。叫什麼卑賤的理髮師，小客棧的無賴而輕蔑他們，實在討厭。」

可是，若彰很認真地反駁。

「那些人，真的那麼偉大嗎?」

若麗逐漸收回原有的苦笑，

「不，至少比起那些巧言令色的俗物，我還喜歡他們。他們是天真爛漫的。我不要以地位，而要以人本來的樣子，來決定人的價值。」

若彰認為這些話是沒有休止的戰爭，忽然想起什麼事似的，改變了話題。

「比如說，鄰人遭到飢餓而快死的時候，在他的旁邊演奏多麼好的音樂給他聽，結果並不會救助他，反而催他進入焦躁的絕望感而已。還不如給他一片食物，才會讓他復生而得到幸福吧，不是嗎?我是這麼想，藝術當然尊貴，不過，吃的、活的，不是比那更重要嗎?」

「啊，對你真沒有辦法。你就是卑俗的現實主義者。還年輕就抱著這種想法是悲哀的。不論怎麼講，藝術就是莊嚴的。為了藝術而殉身的人多得很。因為藝術有其尊嚴啊。不過，不要再談了，談也談不清。」

若麗忽然不講了，而以寂寞的神情眺望村子和樹梢上的天空。

文本分析

小說〈黃家〉呈現出肉體和精神的每下愈況。

若麗和若彰兄弟，在這篇小說中有幾段關於藝術的爭論。他們之中，若麗愛好音樂，若彰愛好繪畫，後者認為，人生追求藝術也不能把金錢置之度外，前者則自認被悲哀的世俗束縛，酗酒麻醉自我、深陷感傷，遲遲無法振作精神，對家庭也無法付出照顧。

他們兩人看待周圍的人物也有不同的想法。若彰面對貧民、殘障者，是抱有悲憫的，他之所以評估之後，選擇安定可靠的生活，就是從中得到某種靈感，想要遠離肉體的毀滅；而若麗和其他酒鬼廝混，他看見他們的「天真爛漫」，則是出於想親近他們完全不考慮現實的義無反顧與放縱，因為他和這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對自身矛盾隱約有所覺察，因而還是會意識到痛苦。

然而，當我們重新閱讀這篇作品，比起「藝術論」，卻更注意到，龍瑛宗如何從北埔的自然環境得到了取之不盡的美，並且運用文字，留下了深刻啟示，自然的美，作為在地生活的背景，它不會背叛我們——撫慰我們的，永遠是那座小山的陽光、風和樹影。

當我們將重心放在社會的、人造的生活目標，我們就深陷在侷限中找到生存方式的困窘。從閱讀文本到走讀體驗，北埔這個可愛的山間小鎮，有這樣的一座秀巒山，永遠為在裡面生活的各個世代青年、在規律日常之外尋找休憩之處的人們，保有一段——穿越散步路徑的身體空間。

龍瑛宗 1911-1999

龍瑛宗(1911–1999)，本名劉榮宗，新竹北埔人。1937年以日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日本《改造》雜誌懸賞小說佳作，登上日本文壇，是日治時期重要的臺灣作家。代表作另有〈黃家〉、〈午前的懸崖〉。本路線從他成長的北埔街道出發，走上小說人物散步的秀巒山。

出發館舍

龍瑛宗文學館

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8-10號

週一、週二公休。週三至週日 10:00–17:00